

南山听竹

□怀远第一中学 宋文武

霜降已过，秋意更浓。如若天晴，有艳阳相伴倒也不失一种独特的情趣。可偏偏秋雨绵绵，心头便有了几分寒意。不知南山竹海，是否依然会满眼苍翠毫不吝啬地慰藉一颗探寻的心。兴匆匆地穿过木板铺就的一段登山步道，眼前静湖之畔一块竖立的巨石上“南山竹海”四个字，已让人感到款款竹意扑面而来。

为了尽早投入竹海，亲近南山，游客们急切地排着长长的队伍等着乘坐景区内的环保电动车，而后选择乘坐观光缆车。当缆车紧贴着竹梢依山势匀速上升之时，脚下是万顷碧波，触手就可掬一捧青翠。不禁想起白居易赞竹的诗句来：“举头忽看不似画，低耳静听疑有声。”山间云雾缭绕，每一阵风过，都会掀起一排波涛，波涛从云雾中来，最后又归于云雾中去。惬意地坐于缆车之中掠竹顶而过，宛若“纵一苇之所如”的苏子，凌万顷之茫然，周围是无边的竹海，无尽的神秘。其实，与其以面积之广来定义“竹海”，倒不如因其神秘而冠之以“海”的美称。晴岚万里，自会给人一种纵目远眺的豁达之感；烟雨迷蒙，也能带给人不可多得的神秘感受。而后者，或许才是“竹海”的真谛，放眼望去，有一种海天一色的渺远之感。在这渺远的意境里，让人不由得忘却缠身俗事，掸去心灵尘垢，顿生无限静雅。做过十二年县令，郑板桥“衙斋卧听萧萧竹，疑是民间疾苦声”，而后决然辞官，遁迹扬州，深居民间，遍尝市井辛酸，流诸笔端。我们听竹，则是期待着能有一份超然淡定的心境，偷得浮生半日闲，才不虚此行。

兴未尽，需归来，乘缆车，再次体验了一段凌海扬波的快意之后，择山径穿行于竹林。途中遇数丛筱竹环抱而生。据说此竹由中间向外扩生，冬日里生于中间的母株枝叶如臂膀一般遮护着生于外围的子株，夏日里生于外围的子株浓荫如盖，像是专门为母亲遮阴祈凉，因此这种竹子叫作“慈孝竹”。

这是竹子给我们的启示，抑或是提示。

三国时江夏人孟宗做到了。孟宗早孤，母亲年老病重，思食鲜竹笋羹。适值严冬，没有鲜笋，孟宗独自一人跑到竹林里，无可奈何，扶竹哭泣。忽然听到地裂声，只见地上长出数茎嫩笋。孟宗大喜，采回做羹，母亲喝后病愈。

尽管出自《二十四孝》的这个故事听起来合乎情理而不合事理，但是我们却情愿相信它是真的。也许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上苍，更多的还是这个故事道出了人们心中共同的祈愿。

另一个孟氏子弟孟郊，他的故事一样令人感动。他三次应试科考，前两次名落孙山，直到四十五岁时才名题金榜。一时间，他兴奋异常：“春风得意马蹄疾，一日看尽长安花。”可是，直到五年后，他才当上了一个从九品的武官溧阳县尉。上任之后，孟郊有心苦吟，无意公务，仕途不顺。后来，他闲居家中，贫病交加，看到灯下缝补衣裳的白发老母，想到她三次送儿赶考的经历，百感交集，写下了流传千古的诗句：“慈母手中线，游子身上衣。临行密密缝，意恐迟迟归。谁言寸草心，报得三春晖！”

南山听竹，愉悦性情的是山水美景，动人心魄的是那些轻筠滴露般的故事。

山脚下的小学

□舒城师范学校附属小学 黄 军

对于一个中年人来说，小学生活还是值得回忆的。

我上的小学，离家不到一公里，坐落在一座小山脚下。学校有两道门，一道大门和一道后门。两道门都是木质的，每道门的两扇门片都是对开的。一进大门，左边和右边各有一间教师宿舍。再走不到十米远，便到了学校的操场。操场上栽有几棵杉树，树下是我们的小天地。特别是夏天的时候，借着一些荫凉，总有一群一群的同学在树下面玩游戏。操场的北边有一排房子，大概六七间，中间一间是老师的办公室，其它的都是教室。就是在这样一排教室里，我度过了愉快的小学时光。

当时，教室的门窗都是木质的，窗子朝里开，窗框由木档分成六个小块，每小块上都装上了玻璃。玻璃是透明的，上课的时候可以透过玻璃看到窗外的美景。但是对于那时的我们来说，这样的透明，很容易被站在窗外的老师发现玩耍的我们。于是，当玻璃被有些调皮的同学用球或石子不小心弄碎，我们的心中就会阵阵窃喜，因为这时老师会用一张白纸充当玻璃。老师先量好尺寸，然后从办公室里一张很大的白纸中裁出一小张，拿出糨糊，走进教室，将纸的四边小心翼翼地涂上糨糊，然后轻轻地粘贴到没有玻璃的那一块窗格上。这是我们最幸福的时刻。因为老师在走廊上巡视的时候，这张纸就帮了我们的大忙，它能够遮挡老师的一些视线，让老师不会发现我们在教室里做什么，有的同学就会变得更加放肆。特别是

坐在这一窗格旁边的同学，享受的待遇最高，一旦看到有影子晃过，便立刻坐正，好像刚才什么事都没有发生。当然，这位同学也有一种特殊的责任——保护好那张纸，如果那张纸经常破，老师就要考虑更换玻璃了。即使是这样的话，也没有同学故意弄破玻璃。这样的快乐成为我们当时的秘密，老师们都是不知道的。或许老师们知道，但是却不说吧，只是为了保留我们心中的那一份乐趣。其中，有一份快乐，却是师生的共享。当时学校的后门正对着大门，从东边的围墙向外开出。从后门出去，下几级台阶，向东步行五十米左右，便到了学校的茶园。这座茶园面积不大，从山脚一级一级向上延伸，大概七八级，每级大概有30米。每到清明前后，茶园里的茶开始生出嫩芽，待到长出两片小叶之后，老师们就会带上学校所有的同学去茶园采茶。采茶那日上午，老师会在班级布置，让每位同学都带上一只小竹篮。下午，我从家里带上自己最喜欢的一只竹篮，不用带书包，快乐得像只兔子，跑向学校去了。那天下午的校园是最热闹的，等老师来了以后，各班分好任务，就向茶园出发了。当时我们的班主任姓华，是一位很勤劳的女老师。学着华老师采茶的样子，胡乱采一气。但老师总是面带微笑，不厌其烦地手把手地教我们。当我们都知道怎样去采茶后，又会把自己刚采来的新茶，送到华老师的眼前炫耀一下，华老师总是不住地夸奖我们。等茶园里的一次新茶摘完了，我们又会期望着下一次采茶时间的到来。我想，那时我们喜欢采茶，一方面可能是离老师更近，更多的应该是不用上课，在茶园里疯玩。小学的时光里，哪节课老师讲了什么，老师曾经表扬过什么，批评过什么，已记不清了。但是像上面所提到的事，至今难以忘怀。或许童年的记忆就该如此吧。

加油！ □长丰县庄墓初级中学 鲍士前/摄

木香花 你开错了季节

□萧县中学 朱浩然

我曾经固执地认为，木香花开错了季节。

你看那腊梅，在凛冽的朔风中傲然绽放，在如霜的月光里冷香袭人。她的命运只有雪花知道，她的心事只合与诗人交流。她等的是林和靖邀它去山园小叙，她盼的是王元章陪着醉染墨痕，或者引来那些俗人挤在她身边附庸风雅、喋喋不休。

也许，她就是耍人知道，她是何等高傲，才这样独占东风第一筹。

你看那迎春花，仿佛破解了腊梅的秘密，第一缕春风刚从严冬的封锁里钻出，她就迫不及待地夹道欢迎。吹起金色的喇叭，展露满怀的玲珑。争得个先发百花前，原只为勾得万千喝彩声。

你看那树玉兰，三月春雨潇潇，高处展露芳容。如素衣仙女，凌波起舞；似深闺少女，笑意盈盈，你以为她真的恨红尘、怨东风？树下多少须眉，凌乱了脚步，忘记了归踪。

你看那紫藤萝，爬上高高的山墙，把所有的缤纷倾倒入净。一时间，满世界都是他不可一世的呐喊，天地间都是他得意忘形的笑声。

然后是一串一串粉红的杏花，挨挨挤挤妖艳的桃花，千树万树如雪的梨花，次第开放，群芳竞艳，迷了游人眼，醉了赏花人。

赏花人沉醉不知归路，到底是意兴阑珊缓缓归。

你，木香花，好不识趣，竟于此时迟迟开！

那些花，谁不是先以娇媚的容颜，博得世人惊叹，才极不情愿地露出私藏的叶片？而你倒好，放纵那些叶子覆盖所有的枝条，只为抚慰他们裸露的忧伤。

你让所有的花蕾穿上绿色的迷彩，潜藏在绿叶之间，你派出几朵小花，小心翼翼地分散在角落里悄悄露出小脸，他们告诉你，日长飞絮轻，天地一派宁静，那些游人早已绝踪，那些赞歌早已飘散。

你这才吹响嘹亮的号角——

纯洁的血液顷刻间在每一朵花上奔涌，芳香的灵魂在每一个花蕊上升腾。

密密的白花，成百上千朵，成千上万朵，前赴后继，簇拥着，呼啸着，如奔突八荒的炽热的熔岩，似一泻千里的芳香的河流。

在大树上攀缘，往高墙上攀爬，毫不掩饰向上的野心，绝不顾及蜂蝶的追逐。如果肋下有翼，你就会在高空中飞翔；倘若青云有路，你会啸傲苍穹。

你曾经的小心翼翼呢？你曾经的内敛矜持呢？你曾经的恬淡隐忍呢？

只有你在狂奔，只有你在芬芳，只有你在歌唱！

可是，你不像腊梅那样孤傲逼人，没有玉兰那样风姿绰约，不屑紫藤萝那样热烈喧闹，在那些骄傲的花朵占领过的季节，那些追逐鲜花的游人已经疲劳。

你的馥郁谁来深嗅？你的艳丽谁来欣赏？你依然我行我素，盛开得排山倒海，铺排得汪洋恣肆，芳香得荡气回肠！四月，一次绝美的绽放，一场孤独的张扬，一次寂寞的狂欢。

可是啊，木香花，我是否错怪了你？我眼中的你只是我世俗的躁动和喧哗，你只听从时光的召唤，所有寂寞的华丽，都源自朴素从容的内心。